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1997年前,上海人的生存常态:蜗居!卧室兼餐厅兼茅坑,倘若兼书房,就知道主人是个书蠹头,有个“吃力不讨好”的爱好,上海话称之为:做人一点也不实惠!

1997年后,上海推出商品房市场,从此,下注买房,多年来坚定不移,换房住成为我的生存常态。这当归功于书的启示。活得有点儿恍惚,但我有个记忆点:凡有床的地方,一定有一间书房,以表达我对书的致敬,因为我的“点石成金”大多源于书。

读了上海史,才知道旧上海最有钱的,不是企业家,如中国纺织与面粉“双王蛋”(上海话:王、黄同音)的荣家,不是银行家,而是房地产大佬,外国人如沙逊、哈同;中国人如徐润、程谨轩。

为什么有此现象?我翻了些经济学的书,终于明白:钞票可以复制,土地不能复制。所以我对书感恩不尽,让一个书呆子“囊有钱、仓有米、腹有诗书;身

最奢侈的空间

李大伟

无病、心无忧、门无债主”,脱离困境俗世,不必为五斗米折腰。开心买点书,安心读点书,放心睡个觉,成为“三星(心)”蚊香,也算品牌男人。我的家,卧室不过一张床,厨房不过锅碗瓢,但书房就复杂多了。

首先,书房不仅仅只有书,还有书可以“葛优躺”的卧榻;书架!如果仅此而已,那是书贵的库房。书房应该是寄托灵魂的地方,可以“诗言志”,对联就是诗言志的垂直匾。每次给新书房配对联,颇费周折,配个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,太常见了,显得敷衍,不够虔诚。这副对联,眉心配匾:“耕读人家”,挂在进门大厅,作为家训,更合适,但须垂直于深宅大院,门厅高耸能植树;挂在公寓厅里,好比灯笼挂在蜂巢里,大头小妖怪。

“精神到处文章老,学问深处气平”,对愤青的我倒有一针见血的警示作用,挂在书房也匹配,但不够冷静,显不出学问。“斗酒



五颜六色

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有6000年历史的“马桥文化”中,而我却不知道,还是顾福根先生的《三冈水长》,让我了解了“马桥文化”,让我知道了“三冈文化”,这让我深感愧疚。

“马桥文化”中的马桥遗址,最早在1959年12月,也就是我出生前半年,发现于今闵行区马桥镇俞塘村,之后,分别在1960年和1966年,1993年-1997年、2005年和2012年进行过8次考古发掘。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马桥拥有竹冈、沙冈、紫冈三条

生活在“马桥文化”中

王德才

都有和它们一样名称的一条河,所以,后来就有“三冈水”的美誉了。1978年,考古学者针对我家乡的上古文化遗址,提出命名为“马桥文化”的建议,1982年,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。但“马桥文化”是个大概念:广义的“马桥文化”,是夏商时期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区域文化类型,而“马桥遗址”,才是包含在“马桥文化”中狭义的、为上面所说的8次考古发掘所发现我的家乡的古文化遗存。

当年,我所在的地方是上海县马桥人民公社联工大队,也就是现在的闵行区马桥镇联工村,南边是铁路,北边就是马桥遗址的俞塘河,而东西两侧分别是“三冈”中的两“冈”:竹冈河和沙冈河,联工大队基本上是被具有6000年历史的马桥文化遗址包围的正方形地块。我的出生地和我的童年、我的少年生活地,是联工大队的王家生产队,离竹冈只有不到一公里,离俞塘河不到两公里,离沙冈河稍远点,也不到三公里,紫冈河与俞塘河相交后,则蜿蜒北上。

“马桥文化”中的马桥遗址的发现,早我诞生半年,我1960年5月出生,娘胎中的我自然无从知晓。在它早期的1960年和1966年两次考古发掘,那时拖着鼻涕的我,自然也不知专家在干的“伟业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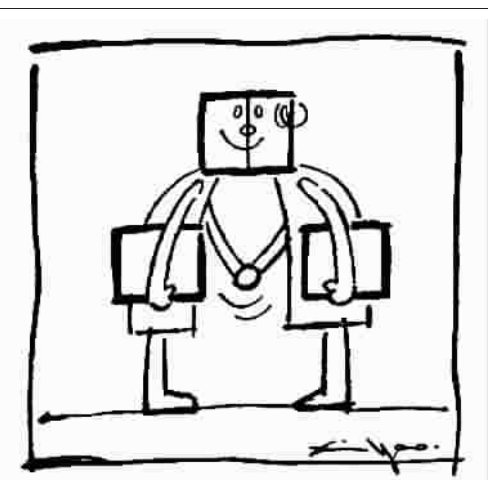
以后,年事稍长,我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到河里去

好友何君是个养花高手,每年朋友迎春聚会的时候,他总会给朋友送上一颗圆圆的洋葱头。这是什么东东呢?何君揭秘:风信子球。配以葫芦一样的玻璃瓶水养最佳。别看这球不起眼,只要用心养护,这只丑小鸭一定会蜕变成人见人爱的白天鹅。

等待的过程很有趣。放置在避光处大约半个月,其间每隔5天左右换水一次,那些白嫩嫩的根须便在水瓶里舒展开来,呵呵,这不是白天鹅洁白的羽毛吗?过了半个月后,那球茎在温暖的阳光映射下,抽出了几片绿油油的叶子。又过了几天,叶子展开了,露出了一串嫩蓝的花骨朵儿。没几天,美丽的花儿“嘟嘟”地绽放了,一朵紧



雅玩



郑辛遥 合伙人的铁律:先合人品再合钱。

纵观廿四史 炉香静对十三经”,牛得有些托大,怪不好意思的,真的丢给你一本《春秋》,仅能翻页,不能句读。还是选一副老实点的、冷僻点的联语:“漫研竹露裁唐句 细嚼梅花读汉书”。《汉书》还是读得懂的。眉心匾:“一身藏”,取自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,书房是闹市里的归隐竹篱庵。

我的生活轨迹:“上午书房,下午茶坊,晚上K

房”,与之相匹配的生活导图:“上午读书,下午生意人,晚上白相人”,其实“晚上”那一句是戏话,与前两句合成三足鼎,有点“酒不够、烟来凑”的勉强,晚上我基本还是呆在书房,常在此与老友喝茶,谈彼此感兴趣的话题,可以风月无边,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。此时的书房,就成了“四知堂”: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。“四知堂”这块厚木匾,两旁最宜的绝配:“相见亦无事,不来常思君”,书房就成了客厅。

书房四维,朝北为窗,临窗一张双臂宽的大书桌,搁着端溪砚台、竖着垂挂的笔架,书桌为越南黄花梨,腊月里再配一盆水仙,亭亭玉立,淡雅清香暗袭人。窗台上,搁一盆耐阴的文竹,针叶细密成簇片,静若处子,偶有风来,婆娑欲舞,上下扇动,生意盎然。

三维墙,不胭不脂:石灰白!彰显书生本色。左右两侧是书橱。书房家具大概是我家里最昂贵的家具。上世纪90年代,越南黄花梨比酸枝木还便宜,但花纹比酸枝木好看,就稀缺性而言,当时就隐约感觉它的价值会迅速凸显。果然,当初三十万一套抵债的书房家具:书橱书桌之外,配以鸦片榻、圆鼓桌、博古架,据说现值两千万。

己亥年,说件往事。那年年底,在单位埋头写总结报告,一位同事举着报纸跑来:“怪哦,怪哦,啥个名字勿好起?迭只公司偏偏叫猪头公司。”有这等事!我拿过报纸,笑了:“不是猪头公司,是猎头公司。”她噢了一句:“看错特了。不过猎头公司也不好,蜡烛嘛!”朝她再笑笑,继续工作。

不久,我调离了单位,也离开了猪队友。

挨着一朵,风姿绰约的蓝紫色花束便一天天日长夜大,扑鼻香气弥漫了客厅,像极亭亭玉立的美少女。哦,丑小鸭就是这样变成白天鹅的,风信子,也给来访的亲友一个大大的惊喜和聊不尽的谈资。

风信子一般一年开一次花,我也曾电话向何君讨教。他告诉我可以将球茎置放在泥盆里“试试看”。于是这颗开过花的球茎在阳台泥盆里安家落户。我没有想到,那年初春的早晨,阳台上风信子褐色的花球上便冒出了一片片嫩绿嫩绿的小芽,像一个个小精灵,在含笑向我致意。那花语仿佛喃喃地在我诉说:主人啊,只要你细心地照料我,我一定不会使你失望。

于将每天喝剩残余奶掺清水给它浇下去,我曰之“补营养”。你还别说,不仅舒展的叶片绿得发亮,那叶片间蓝紫色的花束也一天天更弹眼落睛,那花香也更加浓郁,一个华丽转身,变幻成风姿绰约的贵妇人。

我有心,她有意,我想不到风信子如此善解人意!

我更没有想到奇迹在第三年春节后又一次呈现。放在阳台花盆里风信子,又悄然迎来了它的迎春花季,吐露出片片嫩芽,叶片间那花儿细细的,已没有了前两年那样肥硕夺目,色彩和香味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。花儿低垂向外卷开,就像倒挂的风铃在微风里向我诉说:主人啊,我尽心了,我尽力了!

花开三载风信子

金洪远

那年午后,何君来寒舍喝茶闲聊,这位资深喜好风信子者久久凝视花架上紫色的花骨朵道:都说人养玉,玉亦养人,和花有缘分,花亦养人,阁下的风信子花开三载,你创造了奇迹啊!

风信子对人的企求实在低微,它不需要多少照料,只需要一瓶清水,一捧黄土,一缕阳光,就可以茁壮成长,绽放出生命的活力和馨香。尽管它没有牡丹的富贵,玫瑰的娇媚,水仙的清雅,梅花的芬芳,但它弱小的身躯,却蕴藏如此强劲的能量,让人崇敬,让人遐想。我想起当年“上饶七君子”之一的吴大琨教授给我的题词:生命不是享有,而是奉献。我礼赞,风信子,用它短暂的生命过程点燃起生命之火,唱响一曲激越的生命之歌。

这些年,书法界风生水起、日渐复兴,涌现出不少好书法家作品,但也冒出一些不受老百姓欢迎的所谓现代书法,也叫丑书。这些书法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漠视传统,抛弃法源,随意涂抹。主要表现为:扭曲变形;颠倒上下左右的松紧疏密关系;改变各部结构的占位比例;线条率意粗陋;结构支离破碎。

写这种字的不外乎四种人:一是有些急于求成的年轻人,他们耐不住寂寞,不愿“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”,想博人眼球走捷径;二是个别升了官的书家,会议多了,应酬多了,写字少了,功力散了,字越写越差,落入俗格;三是少数原来写传统的书家,想突破自我,玩点新花样,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;四是一些激进派,认为王羲之时代已经过去,传统笔法是前行的羁绊,要闯出一条新路子。

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,是人民大众的精神粮食,如果老百姓不欣赏不喜欢,那么还有什么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呢?

丑书为什么屡见而不绝?归根结底是没有真正搞清楚,书法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。从哪里来是法源,到哪里去是审美取向。法源是什么?就是书法写法则的来源。一幅精湛的书法创作,一定是对先贤智慧、传统经典深入学习,消化吸收的结果,没有古就没有今。审美取向是什么?就是要明白怎样的书法是美的,如何让自己的书法获得美感?拙见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:

其一,要弄清楚书法美的根源是什么?是汉字,因为汉字是它的载体,汉字提供了美的元素,汉字既有儒家的规范,又有道家的天趣,抑或还有禅家的体悟和意会。离开了汉字的生动笔画与和谐自然的架构,还有美吗?古人十分强调“书写工美、避俗趋雅”,又有“一点失所,若美人病一目,一画失节,如壮士折一股”的训导。可见一笔一画的重要性。丑书为什么不受欢迎,因为它背叛了汉字和谐制宜的本真——千载以来,人们对汉字的形貌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,丑书突然颠覆了传统点画和造型,老百姓怎能接受?以传统楷书为例,它的点画结构美,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致的程度,千年约定俗成的汉字组合如果不能改变,那么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创新就有了相当的难度。如果以牺牲出神入化的传统经典为代价,即便是同道,也不会认可。历代书法大家就是先例,虽然各有风貌——或刚或柔或胖或瘦或曲或直或方或圆,极尽变化,但终究未破坏汉字的和谐章法。事实上,明清以来,书法基本上没有创出与前辈匹敌的新体。

其二,书法的美,必须出自传统,有古帖的影子。换言之,要善于融通经典,消化再生。

其三,个性是艺术的本质特征,模仿不是艺术,一幅优秀作品,一定要古今融合,把自己的先天气质融入其中,也就是在历代经典中,寻找与自己个性相契合的给予延伸,形成新篇。但个性是“无意求,无为而治”的自然状态下逐渐形成的,不是刻意追求的,刻意追求反而失去个性。丑书摆来布去地夸饰设计,其结果就是千篇一律。天下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脸,书法也一样,久而久之都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状态。古人云:“画取形,字取象。”一个人的性情如何,一定会在书写中得到隐约和呼应,形成一种特有的美感。譬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,心畅神怡;譬如颜真卿的《祭侄稿》,悲壮沉雄。韩愈曰:“张旭善草书,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……必于草书发之。”写丑书是矫揉造作的,不可能有这种美感。

此外,丰富的线条艺术语言,也是不可缺少的。书写中的藏露、轻重、提按、曲直、缓急、衄挫、燥润等,都是塑造线条美的传统技法,不可丢弃。

人类最大的愚蠢莫过于对传统的否定,熔古铸今才是书法创作的金光大道。丑书的出现,甚至被无端拔高,我以为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警惕,尤其值得当今书法创作者和研究者深刻反思。

现,在拥挤在书房里,焕发出带点辛辣的香味,幽幽的,书香人家之谓欤?

自小梦想当兵,因为近视眼而无缘。大学毕业还想投笔从戎,因超龄而绝缘。于是,我把一生的爱好都塞进了书房。书房是做梦的地方,可以“关起门来做皇帝”的地方,可以与世俗的外界隔绝,可以胡思乱想,成了让自己独隐于市的胶囊。躲在书房里,做长不大的顽童。

看错特了

潘修范

尽管做好人好事的最高境界不应是为了好报,不然,做好事岂不变成了做生意?但做好人好事希冀得到好报,也是人之常理。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如此提倡的,譬如,国家规定慈善捐款可以抵税,献血可以在自己和家人需要时免费用血,对见义勇为者的医疗救治和经济奖励,还有对好人好事的各种精神奖励。

但行善,应该由做人的良知驱动,不应该是有所好处才去做好事,做好人。那么,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?我可以用一个词来说,就是:功不唐捐。

功不唐捐,语出自佛家,本指功夫不会白白地抛弃,现在多被解释为“世界上的所有功德与努力,都是不会白白付出的”。这里指社会对于好人所做的好事,在好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以合适的方式给予支持和回报。个人为了积功德去做好事是出自本原,社会用功不唐捐给予保障是回馈。换句话说,个人可以不计得失去做好事,社会却不可不对好人报之以温情。

总之,好人也是人,在好人有难时,人们需要社会显示“功不唐捐”的力量。

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,叫“为众人抱薪者,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”。善行得到保障,行善才会提高、发展、壮大和持续。

功不唐捐

何鑫渠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